

俄罗斯文学选读

(第二集)

吉林师范大学

1961·长春

目 录

(第二集)

И. 屠格涅夫

里郭甫..... 3

村 吏..... 10

父与子..... 22

一、長篇小說主要人物的第一次相識 (22) 二、貴族与虛无主义者 (24) 三、爭論 (31) 四、巴扎洛夫和阿金左娃 (39) 五、巴扎洛夫的父亲 (43) 六、决斗 (47) 七、两个朋友的最后一次見面 (57) 八、巴扎洛夫的死 (59)

Н. 車尔尼雪夫斯基

怎么办? 73

一、一个特別的人 (73) 二、薇拉·巴夫洛芙娜的第四个夢 (86)

Г. М. 季米特洛夫

給青年讀者..... 95

Н. 涅克拉索夫

在大門旁的沉思..... 99

鐵 路..... 103

在俄罗斯誰能快乐而自由 (节选) 110

序詩 (110) 第一部 第五章 地主 (125) 第二部 第三章 神圣俄罗斯的勇士沙維里 (149) 第三部 (168) 第四部 第二章

香客与流浪人(169) 食盐之歌(177) 船夫曲(184)
俄罗斯(185) 第五章(186)

M·薩尔蒂可夫——謝德林

一个农奴怎样餵养两位官老爷..... 191

n·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节选)..... 201

上流社会(201) 在愉快中(210) 狩猎(216) 在伯
伯家中作客(227) 在庫图索夫大本營中(235) 鮑罗金
諾会战的前夜(243) 鮑罗金諾大战时的庫图索夫(251)
菲利村軍事會議(255) 游击战争运动(260) 法軍的退
却(268)

复活(节选)..... 272

第一部 第一章 馬斯洛发被解往法庭(272) 第二章 馬斯
洛发的身世(274) 第三章 聶黑流道夫公爵的早晨(279)
第七章 陪審員們的身分, 法庭的描写(284) 第八章 犯人、
神甫、推选陪審長(286) 第九章 审讯犯人, 聶黑流道夫認
出卡丘莎(289) 第十二章 聶黑流道夫初次寄居姑母家中,
他同卡丘莎的关系(293) 第十三章 聶黑流道夫的放蕩的
軍隊生活。三年之后他第二次到姑母家中(297) 第十四章
他們第二次相見(300) 第十五章 复活节的夜晚(303)
第十六章 聶黑流道夫对卡丘莎不怀好意(307) 第十七章
聶黑流道夫誘騙卡丘莎(310) 第二十五章 聶黑流道夫想
到贖罪, 便覺得心里輕松。他又心情頗好地去赴考尔恰根公爵的
宴会(312) 第二十六章 考尔恰根公爵家的宴会(314)
第二十八章 聶黑流道夫回家, 內心的独白(323) 第三十
章 女監牢和女犯人(328) 第三十七章 受审后, 馬斯洛
发在夜間的思想, 她回忆上車站迎接聶黑流道夫的一夜(330)
第四十二章 聶黑流道夫初次探監(333) 第四十三章 按

見，他和她交談(335) 第四十四章 馬斯洛發對自己生活、自己社會地位的看法(340) 第四十五章 聶黑流道夫改变自己生活的想法，為馬斯洛發奔走(342) 第五十八章 聶黑流道夫在副省長家中作客，請副省長幫忙(348) 第五十九章 聶黑流道夫第二次會面後對她的態度。第三次會面。馬斯洛發跟難友談她的心事(350)

第二部 第一章 聶黑流道夫回到田莊，他的想法，他的動搖(354) 第二章 他同農民的談話。農民的不滿(359) 第五章 聶黑流道夫到卡丘莎姑母家。問起卡丘莎的小孩(363) 第六章 聶黑流道夫對土地私有制的看法(366) 第七章 農民的窮困(371) 第九章 農村的災難、貧困(374) 第十章 城市的災難、貧困(380) 第十五章 聶黑流道夫赴京城彼得堡，求見大臣、顯貴(383) 第二十四章 瑪麗葉特的誘惑，聶黑流道夫的動搖(396) 第三十章 聶黑流道夫研究犯罪與刑事法庭問題(402) 第四十一章 聶黑流道夫在三等客車中(411) 第四十二章 車站上考爾恰根家的行列與工人的行列的對比(417)

第三部 第三章 卡丘莎同政治犯的關係(422) 第四章 西蒙生對卡丘莎的影響(424) 第五章 卡丘莎的改變，聶黑流道夫的感覺，聶黑流道夫對政治犯的態度(427) 第二十四章 當地長官的宴會。聶黑流道夫在將軍家宴會上的情緒(434) 第二十五章 探監，聶黑流道夫與卡丘莎最後的關係(439) 第二十八章 聶黑流道夫的精神狀態，他的復活(442)

В. И. 列 寧

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 448

А. 契訶夫

苦 惱..... 457

装在套子里的人..... 463

魯 迅

祝中俄文字之交..... 477

瞿秋白

《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 482

N. 屠 格 涅 夫

里 郭 甫

我們走到了里郭甫。符拉其米尔和叶尔莫萊都決然地說，沒有小船是不能打獵的。

“苏交克有一只平底船呢，”符拉其米尔說，“但我不知道他把它藏在那里。須得跑去找他。”

“去找誰？”我問。

“这里住着一个人，他的綽号叫做苏交克①。”

符拉其米尔同叶尔莫萊去找苏交克了。我对他們說，我将在礼拜堂那里等候他們。

叶尔莫萊、符拉其米尔和有奇怪的綽号‘苏交克’的人来了——打断了我的沈思。

赤脚、襤褸而蓬头的苏交克，看样子是一个退职的家奴，年約六十岁。

“你有小船么？”我問。

“有小船，”他用哑而破的声音回答，“但是坏得厉害。”

“怎么办呢？”

“解胶了；釘都从洞里脫出了。”

“糟糕极了！”叶尔莫萊接着說，“可以嵌些麻屑。”

“当然，可以，”苏交克表示同意。

“你是做甚么的？”

“地主家的漁夫。”

“你既是漁夫，怎么你的船这样破損？”

“我們的河里沒有魚的。”

“魚不欢喜池沼的浮渣的，”我的猎人郑重地說。

①苏交克(суток)，是小树枝的意思。

“那么，”我对叶尔莫莱说，“去弄些麻屑来，给我们把船修好吧，快些。”

叶尔莫莱去了。

“我们也许会沉到水底去呢！”我对符拉其米尔说。

“不会的，”他回答。“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想见，池塘是不深的。”

“是的，池塘是不深的，”苏交克说，他说话有些奇怪，仿佛梦魇一般，“底上是烂泥和草，都长着草。然而，也有深坑。”

“不过，草如果太多，”符拉其米尔说，“不好划船呢。”

“平底船那里是划的？须得撑篙。我和你们同去吧；我那里有篙子，——不然，用镗子也行。”

“镗子不大好，恐怕有些地方达不到底，”符拉其米尔说。

“这是真的，的确不太好。”

我坐在墓石上等候叶尔莫莱。符拉其米尔为了表示礼貌，向一旁走开些，也坐下了。苏交克仍旧站在那地方，低下头，照家奴的旧习，把两手交叉在背后。

“请你告诉我，”我开始说，“你在这里当渔夫多久了？”

“七年了，”他身体颤抖一下而回答。

“以前你当甚么呢？”

“以前当马车夫。”

“谁把你从马车夫贬降下来的呢？”

“新的女主人。”

“女主人是谁？”

“就是买我们的人。您不知道的：阿辽娜·蒂莫菲芙娜，很胖的……年纪不轻了。”

“她为甚么要把你派做渔夫呢？”

“那不晓得她了。她从自己的领地，从汤波夫，来到我们这里，命令把所有的奴仆都召集拢来，就出来见我们。我们起初吻她的手，她倒没有甚么，并不生气……后来就按次序问我们：做甚么工作，

担任甚么职务？輪到了我；她問道：‘你是做甚么的？’我說：‘馬車夫。’‘馬車夫？你怎么好当馬車夫，你看看自己看：你怎么好当馬車夫？你不配当馬車夫，你該当我的漁夫，把胡須剃脫。每逢我來到的時候，須得拿魚來獻給我，聽見了沒有？’……——从那时候起，我就算是漁夫了。——她說，‘把我的池塘收拾清楚’……教我怎样收拾清楚呢？”

“你以前是誰的人？”

“是謝尔盖·謝尔盖伊奇·彼赫德列夫的人。他是当作遺產得來的。但他管領我們也并不長久，一共六年。我就在他那里当馬車夫……但不是在城里的——城里他另外有人，我是在鄉下的。”

“你是从小当馬車夫的么？”

“那里从小当馬車夫！当馬車夫是从謝尔盖·謝尔盖伊奇那里开始的，以前我是廚師，但也不是城里的廚師，是鄉下的。”

“你在誰那里当廚師呢？”

“在以前的主人阿發那西·涅菲特奇那里，就是謝尔盖·謝尔盖伊奇的伯父那里。里郭甫是他買進的，是阿發那西·涅菲特奇買進的，謝尔盖·謝尔盖伊奇当作遺產受得這領地。”

“向誰買來的呢？”

“向塔佳娜·华西丽也芙娜。”

“塔佳娜·华西丽也芙娜是誰？”

“便是，前年死去的，在波尔霍夫……不对，在卡拉杰夫，还是閨女……她沒有結婚。你不認識她么？我們是从她的父亲伐西利·謝苗納奇手里傳給她的。她管領我們很長久……有二十年呢。”

“是不是你在她那里也当廚師？”

“起初正是当廚師，后来当咖啡師。”

“当甚么？”

“当咖啡師。”

“这是甚样的职务呢？”

“这我也不知道了，老爷。在餐室里服务，把我叫做安东，不叫

做苦茲馬了。这是女主人的命令。”

“你本来的名字叫苦茲馬么？”

“苦茲馬。”

“你一直当咖啡师么？”

“不，并不一直当这个差使，也当戏子。”

“真的？”

“当然，我当过的……登过舞台。我们的女主人自家建造一个舞台呢。”

“你扮演甚么角色呢？”

“你说甚么？”

“你在舞台上做甚么？”

“你不知道么？他们拉我去，把我装扮起来；我就装扮了登台，或者站着，或者坐着，照那时所需要的。他们教说甚么，——我就说甚么。有一次我扮一个盲子……他们在我的每一个眼脸底下放进一粒碗豆……真是这样的！”

“那么后来你做甚么呢？”

“后来我又当厨师。”

“为甚么又把你贬降为厨师呢？”

“因为我的兄弟逃走了。”

“唔，你在你最初的女主人的父亲那里当甚么呢？”

“当各种差使：起初当侍童，当马夫，园丁，后来又当猎犬夫。”

“猎犬夫？……你骑了马同猎犬跑？”

“骑了马同猎犬跑，几乎送了命：我和马一同跌倒，马受了伤。我们的老主人是极严厉的；叫人鞭打我，派我到莫斯科一个皮鞋匠那里去当学徒了。”

“怎么当学徒？难道你在儿童时代就当猎犬夫的？”

“年纪，大约二十岁多点了。”

“怎么二十岁还当学徒呢？”

“既是主人命令，就没有话说，应当照办。但幸而他不久就死

了，——我又回到乡下来。”

“你是甚么时候学习烹飪的呢？”

苏交克抬起他的瘦而黃的脸孔来，微笑一下。

“这那里要学习呢？……农妇們都会烧菜的！”

“唔，”我說，“苦茲馬，你倒見過种种世面了！那么既然你們这里沒有魚，現在你当漁夫做些甚么呢？”

“老爷，我不訴苦。派我当漁夫是要感謝的。还有一个象我一样的老人——安特列伊·布比尔——女主人吩咐他在造纸厂里做汲水的工作。她說，‘不工作而吃飯是罪惡的’……但布比尔还希望着恩惠：他有一个表姪在女主人的办事处当事务員，答允他替他向女主人說情。說甚么情呀！……我亲眼看見布比尔向他的表姪下跪呢。”

“你有家眷么？娶过亲么？”

“沒有，老爷，沒有。已故的塔佳娜·华西丽也芙娜——祝她的冥福！——不許任何人結婚的。她常常說，‘須知我也是独身的，真是放肆！他們要結婚做甚么？’”

“那么你現在靠甚么生活呢？有薪俸么？”

“老爷，甚么薪俸呢？……有粮食发給——已是感謝了，很滿足了。上帝保佑我們的女主人长寿吧！”

叶尔莫萊回来了。

“船修好了，”他严肃地說。“去拿篙子吧——你！……”

苏交克跑去拿篙子了。当我同那可怜的老人談話的时候，猎人符拉其米尔一直带着輕蔑的微笑向他看着。

“这人是個呆子呢，”当那人走了之后，他說，“是个完全沒有受教育的人，一个农人，此外一无所长……他不能称为家奴……但他只管吹牛……他那里会做戏子呢，您想！您白費了精神，白白地同他談話！”

过了一刻鐘，我們已經坐在苏交克的平底船里了。（我們把狗留在小屋里，交馬車夫伊也古其尔看管。）我們覺得不很舒服，但猎人本来是不講究的，也无所謂。苏交克站在船后面的鈍的一端上，在那

里撐篙：我同符拉其米尔坐在船里的橫木上；叶尔莫萊坐在前面，船的尖头上。虽然用麻屑塞过，水仍是立刻涌出在我們的腳底下。幸而天气稳定，池塘仿佛睡着了一般。

我們的船走得很慢。老头儿很吃力地从粘泥中拔出纏着水草的青絲的长篙来；睡蓮的茂密而圓形的叶子也妨碍着我們的船的進行。最后我們达到了蘆葦的地方，就开始玩打猎了。群鴨被我們在它們的領土內的不期的出現所惊吓，轟的一声从池塘上飞起，槍彈密密地向它們后面射去，看着这些短尾鳥在空中翻筋斗，沉重地掉落在水中，煞是愉快。我們当然不能捉住一切受槍彈的鴨，因为輕伤的鑽入水中，其他已經打死了的呢，掉落在那么茂密的‘馬意尔’中，連叶尔莫萊的山猫似的小眼睛也不能找出它們来；虽然如此，到了正午時光，我們的小船里所裝的鴨子已經超过船緣了。

使叶尔莫萊大大地快慰的，是符拉其米尔的槍法完全不高明，在每次失敗的开槍之后，他就詫异，把槍檢查一下，吹一下，表示疑惑，最后就向我們說明他所以打不中的原因。叶尔莫萊打槍，同往常一样，总是成功的，我照例打得很不好。苏交克用从小替主人服务慣常的人的眼色看着我們，有时叫道：“那边，那边还有鴨！”又时时搔背脊——不用手来搔，而用肩膀的动作来搔。天气很好：白色的圓形的云高高地靜靜地在我們头上移行，清楚地反映在水中；蘆葦在四周瀟瀟地响；池塘处处閃爍着太陽光，象鋼鉄一般。我們准备回村庄去了，突然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我們早已注意到：水慢慢地不断地侵入到我們的平底船里来。符拉其米尔被派定用約子把水搯出去，这約子是我的有先見之明的猎人从不留神的农妇那里偷来，以防万一的。在符拉其米尔沒有忘記自己的任务的期間，事情順利地进行。但到了打猎快完了的时候，鴨子彷彿向我們道別，許多群一齐飞起，使得我們来不及装槍彈。在槍彈交射的热情中，我們沒有注意到我們的平底船的状况，——突然，因了叶尔莫萊的一个力强的动作（他努力想拿住一只被打死的鴨，把全身靠向船的一边了），我們这朽腐的小船一傾側，灌滿了水，就胜利地沈

到池塘底上，幸而不在水深的地方。我們叫起来，然而已經迟了：轉瞬之間我們都已站在水里，水齐到項頸，四周围着許多死鴨的浮尸。現在我想起了我的同伴們的恐怖而蒼白的臉孔，還不得不發笑（大概我的臉孔在那時也不會發紅的）；但在那時候，老实說，我心里也笑不出來。我們每個人都把槍杆举起在头上，苏交克大概是慣于模仿主人的原故，也把篙子举起在头上。叶尔莫萊第一个打破沉默。

“見你的鬼！”他吐一口唾沫在水里，喃喃地說，“有这样的事情！都是你不好，你这老鬼！”他帶着憤怒向苏交克說，“你的船怎么样的？”

“对不起，”老人支吾地說。

“你也好，”我的猎人轉向符拉其米尔，繼續說。“你管甚么的？为甚么不掐水？你，你，你……”

但符拉其米尔已經不能答話：他好象一张叶子那样顫抖着，牙齿同牙齿打战，全无意义地微笑着。他的雄辯，他的文雅的礼貌和固有的威儀的感情，不知到那里去了！

那可惡的平底船在我們的腳底下輕輕地搖擺……在开始沈船的瞬間，我們覺得水非常冷，但立刻就慣了。最初的吃惊过去之后，我举目眺望；但見离开我們十步之外，四周都是蘆葦；远方，在蘆葦的頂上，看見岸灘。“糟糕！”我想。

“我們怎么办呢？”我問叶尔莫萊。

“怎么，想办法呀，总不能在这里过夜的。”他回答。“喂，你把这槍拿着，”他对符拉其米尔說。

符拉其米尔絕不拒絕地照办了。

“我去找淺灘，”叶尔莫萊帶着自信心說，似乎一切池塘里一定应该有淺灘的，——他拿了苏交克的篙子，小心地探着水底，向岸灘方面前进。

“你会游水么？”我問他。

“不会，不会游水的，”他的声音从蘆葦后面传来。

“嗯，要淹死呢，”苏交克淡然地說，他以前很怕，所怕的不是

危險，却是我們的憤怒，現在已經完全安靜了，有時透一口大氣，似乎不感覺到有改變他的現狀的必要。

“這是毫無益處的損失呢，”符拉其米爾怨恨地說。

叶爾莫萊過了一個鐘頭還回不來。這一個鐘頭在我們覺得是永遠。最初我們同他不斷地互相呼應；後來他對我們的呼聲的回答少起來了，最後完全沒有聲息了。村莊里響出晚禱的鐘聲。我們彼此不交一語，而且盡力避免互相注視。鴨在我們頭上飛翔；有的想停落在我們的旁邊，但是突然向上飛升，象柱子一般，叫着飛開去了。我們開始覺得手足硬化了。蘇交克閉上眼睛，彷彿預備睡覺了。

叶爾莫萊終於回來了，我們的歡喜不可言喻。

“怎麼樣？”

“我到了岸上；找到淺灘了……我們去吧。”

我們想立刻走了：但他先從沒在水里的衣袋里取出一根繩子來，把打死的鴨子的腳縛牢了，用牙齒咬住了繩的兩端，然後慢慢地向前走；符拉其米爾走在他後面，我走在符拉其米爾後面。蘇交克走在最後。到岸邊約有兩百步，叶爾莫萊大胆地不停地前進（他很熟識路徑），只是有時叫喊：“靠左，——右面有洞穴！”或者“靠右，——走左面要陷落的”……有時水沒到我們的喉頭，可憐的蘇交克身材比我們都矮，兩次吞了水，唾出泡沫來。“唔，唔，唔！”叶爾莫萊威吓地喊他，——於是蘇交克兩腳騰起來，跳起來，跳出到了較淺的地方，然而即使在最緊急的時候，也不敢抓住我的大衣的衣襟。我們終於疲勞地、滿身泥污地、濕淋淋地到达了岸上。（丰子愷譯）

村 吏

離開我的領地十五俄里的地方。住着一個我所認識的人——年青的地主、退職的禁衛軍官阿尔卡其·巴夫勒奇，賓諾奇金。他的領地裏有許多野禽，房屋依照法國建築家的設計，仆役穿英國式的服裝，飯餐很講究，招待客人很殷勤，然而人都不歡喜到他家去。他為人細

心而沉着，受过很好的教育，担任过职务，周旋于上流社会中，现在经营地产，颇有成就。阿尔卡其·巴夫勒奇，照他自己所说，为人严格而公正，关心于他的属下的幸福，惩罚他们也是为了他们的幸福。

“对待他们须得同对待孩子们一样，”在谈起这些的时候他这样说，“他们是不学无知的，*mon cher; il faut Prendre cela en consideration*（我的亲爱的朋友^{着两}，须顾到这一点。）”他到了所谓不得不苦痛的时候，避免暴躁的^{方法}，不欢喜提高声音，但直接用手打他一下，冷静地说道：“仁兄，我不是这样要求过你的么，”或者，“你怎么啦，朋友，想想清楚吧；”这时候他只是轻轻地咬着牙齿，把咀巴歪转些。他身材不高大，风姿翩然，是一个美男子，手和指甲都十分清潔；他的红润的嘴唇和面颊上显示着健康。他的笑声响亮而轻快，和藹地眨着明亮的、褐色的眼睛。他的服装体面而有风格；他定购法国的书籍、图画和报纸，但不大欢喜阅读，一册《永远的犹太人》好容易读完。玩纸牌他是名手。总之，阿尔卡其·巴夫勒奇是我们省里最有教育的贵族和最可羨的风流男子中之一人；女人们为他发狂，极口称赞他的风采。他持身处世非常谨慎，象猫一样小心，在他有生以来的历史中从未有过胡乱的行为；虽然有时表示过他的欢喜欺侮怯弱的人。因为有这一切，我至少不很欢喜去访问他，如果没有山鸡和鹧鸪的话，我也许完全同他绝交了。在他家里，有一种奇怪的不安支配着你；即使侍候得很舒服也不能使你快乐，……

虽然我不欢喜阿尔卡其·巴夫勒奇，但有一次我曾经在他家里宿夜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吩咐装备我的四轮马车，但他不愿意让我吃英国式的早餐而回去，就引导我走进他的书斋。和茶一起拿出来的有肉圆、半熟的蛋、奶油、蜜、乳酪及其他。两个仆役戴着潔白的手套，迅速而静默地、先意承旨地侍候我们的极些微的愿望。我们坐在波斯式的长沙发上。阿尔卡其·巴夫勒奇穿着寬广的綢褲子，黑色的天鹅絨短上衣，有蓝色球穗的美丽的土耳其帽，和沒有后跟的中国式的黃色拖鞋。他喝茶，笑着，欣賞自己的指甲，吸烟，把坐墊衬在腰部，感觉得心情非常愉快。阿尔卡其·巴夫勒奇吃饱了早餐，带着滿

足的样子，倒了一杯紅葡萄酒，把酒杯拿到嘴唇边，忽然皺起眉头。

“葡萄酒为甚么不燙热？”他用十分銳利的声音問仆役中的一人。

那个僕役着慌了，象釘住一般地站着，脸孔发白了。

“仁兄，我問你呀！”阿尔卡其·巴夫勒奇的眼睛一直不离开他，淡然地繼續說。

这不幸的僕役茫然地站着，一句话也不說。阿尔卡其·巴夫勒奇低下头，沉思地蹙着眉头对他看。

“*Pardon, mon cher*, (失礼了,)”他亲切地用手碰碰我的膝，带着愉快的笑容說，向僕役注視。“哼，去吧，”略略沉默了一会之后他这样补說一句，然后揚起眉毛，按着呼鈴。

一个肥胖的、淺黑色的、黑发的、額角低而眼睛嵌在肉里的僕人走进来了。

“富耀道尔的事……照吩咐的做吧，”阿尔卡其·巴夫勒奇十分沉着地低声地說。

“知道了，”那胖子回答，就出去了。

“*Voilà, mon cher, les désagréments de la campagne*, (你看，先生，乡村生活的沒趣，)”阿尔卡其·巴夫勒奇愉快地說。

“但你到那里去呢？不要去，再坐一会儿吧。”

“不，”我回答，“我要告辞了。”

“总不过去打猎！唉，你們这些猎人！你現在到那里去呢？”

“离开这里四十俄里，到略波伏去。”

“到略波伏去？哈，好极了，我陪你同去。略波伏离开我的領地希比洛夫卡不过五俄里，我很久不到希比洛夫卡去了，因为总是找不到会。今天真巧极了；你今天到略波伏去打猎，晚上回到我那里来。

Cesera charmant (这样太好了)。我們一同用晚餐，——我們带一个厨子去，——你就在我那里宿夜。好极了！好极了！”他不等候我的回答，就这样說。“*C'est arrangé* (決定如此)……喂，誰